

欽定明史

卷二百
五十七

明史卷二百五

列傳第九十三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軍器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壽等奉

敕修

朱統

張

經

李大寵 楊宜

周珩 彭黠等

胡宗憲

阮宗

鸚禮

曹邦輔

任環 吳成器

李遂弟

逢進

唐順之

子鶴徵

朱統字子純長洲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除景州知州調開州嘉靖初遷南京刑部員外郎歷四川兵備副使與副總兵何卿共平深溝諸砦番五遷至廣東左布政使二十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明年七月倭寇起

改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歛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爲之主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漳泉爲多或與通婚姻假濟渡爲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將吏不敢詰也或負其直棟等卽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將吏捕逐之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益與棟等合而浙閩海防久隳戰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倭剽掠輒得志益無所忌來者接踵統巡海道採僉事項高及士民言謂不革渡船

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上疏具列其狀於是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閩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統討平覆鼎山賊明年將進攻雙嶼使副使柯喬都指揮黎秀分駐漳泉福寧遏賊奔逸使都司盧鏜將福清兵由海門進而日本貢使周良違舊約以六百人先期至統奉詔便宜處分度不可却乃要良自請後不爲例錄其船延良入寧波賓館奸民投書激變統防範密計不得行夏四月鏜遇賊於九山洋俘日本國人稽天許棟亦就禽棟黨汪直等收餘衆遁鏜築塞雙嶼而還番舶後至者不

得入分泊南麂礁門青山下八諸島勢家既失利則宣言被禽者皆良民非賊黨用搖惑人心又挾制有司以脅從被擄予輕比重者引強盜拒捕律統上疏曰今海禁分明不知何由被擄何由脅從若以入番導寇爲強盜海洋敵對爲拒捕臣之愚暗實所未解遂以便宜行戮統執法既堅勢家皆懼貢使周良安插已定閩人林懋和爲主客司宣言宜發回其使統以中國制馭諸番宜守大信疏爭之強且曰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閩浙人益恨之竟勒周良還泊海嶼以俟貢期吏部用御史閩人

周亮及給事中葉鏜言奏改統巡視以殺其權統憤又明年春上疏言臣整頓海防稍有次第亮欲侵削臣權致屬吏不肯用命旣又陳明國是正憲體定紀綱扼要害除禍本重斷決六事語多憤激中朝士大夫先入浙閩人言亦有不悅統者矣統前討溫盤南麂諸賊連戰三月大破之還平處州礦盜其年三月佛郎機國人行劫至詔安統擊禽其渠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復以便宜戮之具狀聞語復侵諸勢家御史陳九德遂劾統擅殺落統職命兵科都給事杜汝禎按問統聞之慷慨流涕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

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製壙志作絕命詞仰藥死二十九年給事汝禎巡按御史陳宗夔還稱奸民鬻販拒捕無僭號流劫事坐統擅殺詔逮統統已前死柯喬盧鏜等并論重辟統清強峭直勇於任事欲爲國家杜亂源乃爲勢家構陷朝野太息自統死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浙中衛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籍盡耗統招福清捕盜船四十餘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門衛者十有四爲黃巖外障副使丁淇盡散遣之撤備弛禁未幾海寇大作毒東南者十餘年

張經字廷彝侯官人初旨蔡姓久之乃復正德十二年進士除嘉興知縣嘉靖四年名爲吏科給事中歷戶科都給事中數有論劾言官指爲張桂黨吏部言經行修不問擢太僕少卿歷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十六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斷藤峽賊侯公丁據弩灘爲亂經與御史鄒堯臣等定計以軍事屬副使翁萬達誘執公丁參議田汝成請乘勢進討命副總兵張經將三萬五千人爲左軍萬達監之指揮王良輔等六將分六道會南寧都指揮高乾將萬六千人爲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指揮馬文傑等四將分四道會賓州抵賊巢

夾擊賊奔林峒而東良輔等邀之賊中斷復西奔斬首千二百級其東者遁入羅運山萬達等移師攻之檄右軍沿江而東繞出其背賊刊巨木塞隘口布蒺藜箠簽伏機弩毒鏢懸石樹杪急則撼其樹石皆墜官軍竝以計破之右軍愆期田州土酋盧受乃縱賊去俘其衆四百五十招降者二千九百有奇土人言祖父居羅運八世矣未聞官軍涉茲土也捷聞進經左侍郎加秩一級尋與毛伯溫定計撫定安南再進右都御史平思恩九土司及瓊州黎進兵部尚書副使張瑤等討馬平瑤屢敗帝罪瑤等而宥經給事中周怡劾經經乞罷不允以

憂歸服闋起三邊總督給事中劉起宗言經在兩廣尅
餉銀寢前命三十二年起南京戶部尚書就改兵部明
年五月朝議以倭寇猖獗設總督大臣命經解部務總
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經徵
兩廣狼土兵聽用其年十一月用兵科言改經右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專辦討賊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
其黨方踵至經日選將練兵爲搗巢計以江浙山東兵
屢敗欲俟狼土兵至用之明年三月田州瓦氏兵先至
欲速戰經不可東蘭諸兵繼至經以瓦氏兵隸總兵官
俞大猷以東蘭那地南丹兵隸遊擊鄒繼芳以歸順及

思恩東莞兵隸參將湯克寬分屯金山衛閔港乍浦犄賊三面以待永順保靖兵之集會侍郎趙文華以祭海至與浙江巡按胡宗憲比屢趨經進兵經曰賊狡且衆待永保兵至夾攻庶萬全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不聽文華密疏經糜餉殃民畏賊失機欲俟倭飽颺勦餘寇報功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帝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且謂蘇松人怨經帝怒卽下詔逮經三十四年五月也方文華拜疏永保兵已至其日卽有石塘灣之捷至五月朔倭突嘉興經遣參將盧鏜督保靖兵援以大猷督永順兵由泖湖趨平望以克寬引舟師由中路擊之合

戰於王江涇斬賊首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甚衆自
軍興來稱戰功第一給事中李用敬閻望雲等言王師
大捷倭奪氣不宜易帥帝大怒曰經欺誕不忠聞文華
効方一戰用敬等黨奸杖於廷人五十斥爲民已而帝
疑之以問嵩嵩言徐階李本江浙人皆言經養寇不戰
文華宗憲合謀進勦經冒以爲功因極言二人忠帝深
入其言經旣至備言進兵始末且言任總督半載前後
俘斬五千乞賜原宥帝終不納論死繫獄其年十月與
巡撫李天寵俱斬天下寃之天寵孟津人由御史遷徐
州兵備副使却倭通州如臯三十三年六月擢右僉都

御史代王忬巡撫浙江倭掠紹興殲焉賚銀幣頃之賊犯嘉善圍嘉興劫秀水歸安副使陳宗夔戰不利百戶賴榮華中礮死嘉善知縣鄧植棄城走入城大掠賊復陷崇德攻德清殺裨將梁鄂等文華謗天寵嗜酒廢事帝遂除天寵名而擢宗憲以代未幾御史葉恩以倭躪北新關劾天寵宗憲亦言其縱寇帝怒逮下獄遂與經同日死代經者應城周琬衡水楊宜節制不行狼土兵肆焚掠東南民旣苦倭復苦兵矣隆慶初復經官謚襄愍琬爲戶科給事中坐諫世宗南幸謫鎮遠典史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疏陳禦倭有十難有三策

經既得禍卽擢琬兵部右侍郎代之無所展會宗憲已
代天寵因欲奪琬位文華遂劾琬薦宗憲帝爲奪琬俸
尋勒爲民琬在官僅三十有四日而楊宜代宜撫河南
平劇賊師尚詔遷南京戶部右侍郎未幾代琬時倭勢
猶盛宜爲總督而文華督察軍務威出宜上易置文武
大吏惟其愛憎宜懲經天寵禍曲意奉之文華視之蔑
如也倭據陶宅官軍久無功文華遂劾宜宜以狼兵徒
剽掠不可用請募江浙義勇山東箭手益調江浙福建
湖廣漕卒河南毛兵比客兵大集宜不能馭川兵與山
東兵私鬪幾殺參將酉陽兵潰於高橋奪舟徑歸蘇州

明年正月文華還朝請罷宜以宗憲代會御史邵惟中
上失事狀遂奪宜職閒住宜在事僅踰半歲以諂事文
華故得禍輕倭之躪蘇松也起嘉靖三十二年訖三十
九年其間爲巡撫者十人安福彭黯遷南京工部尚書
畏賊不俟代去下獄除名黃岡方任上虞陳洙皆未抵
任任丁憂洙以才不足任別用而代以鄞人屠大山使
提督軍務蘇松巡撫之兼督軍務自大山始閱半歲以
疾免尋坐失事下詔獄爲民繼之者琬繼琬者曹邦輔
以文華譖下詔獄謫戍次眉州張景賢以考察奪職次
盤屋趙忻坐金山軍變下獄貶官次江陵陳錠數月罷

去次翁大立當大立時倭患已息而坐惡少年鼓譟爲亂竟罷職無一不得罪去者

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歷知益都餘姚二縣擢御史巡按宣大詔徙大同左衛軍於陽和獨石卒聚而譁宗憲單騎慰諭許勿徙乃定三十三年出按浙江時歙人汪直據五島煽諸倭入寇而徐海陳東麻葉等巢柘林乍浦川沙窪日擾郡邑帝命張經爲總督李天寵撫浙江又命侍郎趙文華督察軍務文華恃嚴嵩內援恣甚經天寵不附也獨宗憲附之文華大悅因相與力排二人倭寇嘉興宗憲中以毒酒死數百人

及經破王江涇宗憲與有力文華盡掩經功歸宗憲經遂得罪尋又陷天寵卽超擢宗憲右僉都御史代之時柘林諸倭移屯陶宅勢稍殺會蘇松巡撫曹邦輔殲倭許墅文華欲攘功不得大恨遂進勦陶宅殘寇宗憲與共將銳卒四千營磚橋約邦輔夾擊倭殊死戰宗憲兵死者千餘文華令副使劉燾攻之復大敗而倭犯浙東諸州縣殺文武吏甚衆宗憲乃與文華定招撫計文華還朝盛毀總督楊宜而薦宗憲遂以爲兵部右侍郎代宜初宗憲令客蔣洲陳可願諭日本國王遇汪直養子激於五島邀使見直直初誘倭入犯倭大獲利各島由

此日至旣而多殺傷有全島無一歸者死者家怨直直
乃與激及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自保島人呼
爲老船主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於金
華獄資給甚厚洲等諭宗憲指直心動又知母妻無恙
大喜曰俞大猷絕我歸路故至此若貸罪許市吾亦欲
歸耳但日本國王已死各島不相攝須次第諭之因留
洲而遣激等護可願歸宗憲厚遇激令立功激遂破倭
舟山再破之列表宗憲請於朝賜激等金幣縱之歸激
大喜以徐海入犯來告亡何海果引大隅薩摩二島倭
分掠瓜洲上海慈谿自引萬餘人攻乍浦陳東麻葉與

俱宗憲壁塘棲與巡撫阮鶚相犄角會海趨皂林鶚遣游擊宗禮擊海於崇德三里橋三戰三捷旣而敗死鶚走桐鄉禮常熟人由世千戶歷署都督僉事驍健敢戰練卒三千連破倭至是敗歿贈都督同知諡忠壯賜祠皂林鶚旣入桐鄉賊乘勝圍之宗憲計曰與鶚俱陷無益也遂還杭州遣指揮夏正等持激書要海降海驚曰老船主亦降乎時海病創意頗動因曰兵三路進不由我一人也正曰陳東已他有約所慮獨公耳海遂疑東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大驚由是有隙正乘間說下海海遣使來謝索財物宗憲報如其請海乃歸俘二百

人解桐鄉圍東留攻一日亦去復巢乍浦鶚知不能當海乃東渡錢塘禦他賊初海入犯焚其舟示士卒無還心至是宗憲使人語海曰若已內附而吳淞江方有賊何不擊之以立功且掠其舸爲緩急計海以爲然逆擊之朱涇斬三十餘級宗憲令大猷潛焚其舟海心怖以弟洪來質獻所戴飛魚冠堅甲名劍及他玩好宗憲因厚遇洪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果縛葉以獻宗憲解其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於海海怒海妾受宗憲賂亦說海於是海復以計縛東來獻帥其衆五百人去乍浦別營梁莊官軍焚乍浦巢斬首三百餘

級焚溺死稱是海遂刻日請降先期猝至留甲士平湖城外率會長百餘胄而入文華等懼欲勿許宗憲強許之海叩首伏罪宗憲摩海頂慰諭之海自擇沈莊屯其衆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爲塹宗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禽若屬矣東黨懼乘夜將攻海海挾兩妾走間道中稍明日官軍圍之海投水死會盧鏜亦禽辛五郎至辛五郎者大隅島主弟也遂俘洪東葉五郎及海首獻京師帝大悅行告廟禮加宗憲右都御史賜金幣加等海餘黨奔舟山宗憲令俞大猷雪夜焚其柵盡死兩浙倭漸平三十六年正

月阮鶚改撫福建卽命宗憲兼浙江巡撫事蔣洲在倭
中諭山口豐後二島主源義長源義鎮還被掠人口具
方物入貢宗憲以聞詔厚賚其使遣還至十月復遣夷
目善妙等隨汪直來市至岑港泊焉浙人聞直以倭船
至大驚巡按御史王本固亦言不便朝臣謂宗憲且釀
東南大禍直遣激詣宗憲曰我等奉詔來將息兵安境
謂宜使者遠迎宴犒交至今盛陳軍容禁舟楫往來公
給我耶宗憲解諭至再直不信乃令其子以書招之直
曰兒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來闔門死矣因要一貴官
爲質宗憲立遣夏正偕激往宗憲嘗預爲赦直疏引激

入臥內陰窺之激語直疑稍解乃偕碧川清溪入謁宗憲慰藉之甚至令至杭見本固本固下直等於獄宗憲疏請曲貸直死俾戍海上繫番夷心本固爭之疆而外議疑宗憲納賊賂宗憲懼易詞以聞直論死碧川清溪戍邊激與謝和遂支解夏正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賊死鬪多陷歿者至明年春新倭復大至嚴旨責宗憲宗憲懼得罪上疏陳戰功謂賊可指日滅所司論其欺誕帝怒盡奪諸將大猷等職切讓宗憲令尅期平賊時趙文華已得罪死宗憲失內援見寇患未已思自媚於上會得白鹿於舟山獻之帝大悅行告廟禮

厚賚銀幣未幾復以白鹿獻帝益大喜告謝元極寶殿及太廟百官稱賀加宗憲秩旣而岑港之賊徙巢柯梅官軍屢攻不能克御史李瑚劾宗憲誘汪直啓豐本固及給事中劉堯誨亦劾其老師縱寇請追奪功賞帝命廷議之咸言宗憲功多宜勿罷帝嘉其禽直功令居職如故賊之徙柯梅也造巨艦爲遁計及艦成宗憲利其去不擊賊揚帆泊浯嶼縱掠閩海州縣閩人大譟謂宗憲嫁禍御史瑚再劾宗憲三大罪瑚與大猷皆閩人宗憲疑大猷漏言劾大猷不力擊大猷遂被逮當是時江北福建廣東皆中倭宗憲雖盡督東南數十府道遠但

遙領而已不能遍經畫然小勝輒論功受賚無虛月卽
敗魴不與其罪三十八年賊大掠溫台別部復寇濱海
諸縣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奉詔勘之言宗憲養
寇當置重典帝不問明年論平汪直功加太子太保宗
憲多權術喜功名因文華結嚴嵩父子歲遺金帛子女
珍奇淫巧無數文華死宗憲結嵩益厚威權震東南性
善賓客招致東南士大夫預謀議名用是起至技術雜
流豢養皆有恩能得其力然勑編提均徭之法加賦額
外民爲困敝而所侵官帑斂富人財物亦不貲嘉賓尚
鵬還上宗憲侵帑狀計三萬三千他冊籍沉滅宗憲自

辯言臣爲國除賊用間用餌非小惠不成大謀帝以爲然更慰諭之尋上疏請得節制巡撫及操江都御史如三邊故事帝卽晉兵部尚書如其請復獻白龜二五色芝五帝爲謝元告廟如前賚宗憲加等明年江西盜起又兼制江西未至總兵官戚繼光已平賊九月奏言賊屢犯寧台溫我師前後俘斬一千四百有奇賊悉蕩平帝悅加少保兩廣平巨盜張璉亦論宗憲功時嵩已敗大學士徐階曰兩廣平賊浙何與焉僅賜銀幣未幾南京給事中陸鳳儀劾其黨嚴嵩及奸欺貪淫十大罪得旨逮問及宗憲至帝曰宗憲非嵩黨朕拔用八九年人

無言者自累獻祥瑞爲羣邪所疾且初議獲直子五等封今若加罪後誰爲我任事者其釋令閒佳久之以萬壽節獻秘術十四帝大悅將復用矣會御史汪汝正籍羅龍文家上宗憲手書乃被劾時自擬旨授龍文以達世蕃者遂逮下獄宗憲自敘平賊功言以獻瑞得罪言官且訐汝正受贓事帝終憐之竝下汝正獄宗憲竟瘦死汝正得釋萬曆初復官謚襄懋阮鶚者桐城人官浙江提學副使時倭薄杭州鄉民避難入城者有司拒不許入鶚手劍開門納之全活甚衆以附文華宗憲得超擢右僉都御史代宗憲巡撫浙江又以文華言特設福

建巡撫卽以命鶚初在浙不主撫自桐鄉被圍懼甚寇
犯福州賂以羅綺金花及庫銀數萬又遺巨艦六艘俾
載以走不能措一籌而斂括民財動千萬計帷帑盤盂
率以錦綺金銀爲之御史宋儀望等交章劾逮下刑部
嚴嵩爲屬法司僅黜爲民所侵餉數浮於宗憲追還之
官

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元城南
和以廉幹稱擢御史巡視河東鹽政巡按陝西劾總督
張珩等冒功皆謫戍出爲湖廣副使補河南柘城賊師
尚詔反陷歸德檢校董綸率民兵巷戰手刃數賊與其

妻賈氏俱死之又陷柘城劫舉人陳聞詩爲帥不聽斬從者脅之聞詩給曰必欲我行毋殺八母縱火賊許諾擁上馬不食三日至鹿邑自縊賊圍太康都指揮尚允紹與戰鄆陵敗績允紹復擊賊於霍山賊圍之兵無敢進邦輔斬最後者士卒競進賊大潰禽斬六百餘人尚詔走莘縣被禽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縣八殺戮十餘萬邦輔亟戰殲之詔賚銀幣擢山西右參政遷浙江按察使三十四年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倭聚柘林其黨自紹興竄轉掠杭嚴徽寧太平遂犯南京破溧水抵宜興爲官軍所迫奔許墅副總兵俞大猷副使任環數

邀擊之而柘林餘賊已進據陶宅邦輔督副使王崇古圍之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協勦賊走太湖追及之盡殲其衆副將何卿師潰邦輔援之以火器破賊舟前後俘斬六百餘人侍郎趙文華欲攘其功邦輔捷書先奏文華大恨旣而與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會邦輔攻陶宅賊諸營皆潰賊退邦輔進攻之復敗坐奪俸文華奏邦輔避難擊易致師後期總督楊宜亦奏邦輔故違節制給事中夏棡孫濬爭之得無罪文華還京奏餘賊且盡而巡按御史周如斗又奏失事狀帝頗疑文華文華因言賊易滅督撫非人致敗臣昔論邦輔棡濬遂媒孽

臣東南塗炭何時解乃逮繫邦輔謫戍朔州隆慶元年楊博爲吏部起邦輔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進兵部右侍郎理戎政尋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言修治邊牆非上策宜急練兵兵練而後邊事可議以給事中張鹵言召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帝以京營事重更協理爲閣視令付大臣知兵者遂以左都御史召還任之已從恭順侯吳繼爵言復改閣視爲提督未幾轉南京戶部尚書奏督倉主事張振選不奉約束吏部因言往昔執政喜人悅已屬吏恃爲奧援構陷堂上官至屈體降意倒置名分在外巡按御史亦曲庇進

士推知監司賢不肖出其口吻害政無甚於此穆宗深
然其言爲黜振選飭內外諸司然迄不能變邦輔累乞
骸骨不聽萬曆元年給由赴闕復以病求去且言辛愛
有窺覷志宜慎防之遂致仕去居三年卒贈太子少保
邦輔廉峻自吳中被逮時有司上所儲俸錢揮之去歷
官四十年家無餘貲撫按奏其狀詔遣右評事劉叔龍
爲營墳墓任環字應乾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
知黃平沙河滑縣並有能名遷蘇州同知倭患起長吏
不嫻兵革環性慷慨獨以身任之三十二年閏三月禦
賊寶山洋小校張治戰死環奮前搏賊相持數日賊遁

去尋犯太倉環馳赴之嘗遇賊短兵接身被三創幾殆
宰夫捍環出死之賊亦引去已而復至裹瘡出海擊之
怒濤作操舟者失色環意氣彌厲竟敗賊俘斬百餘復
連戰陰沙寶山南沙皆捷擢按察僉事整飭蘇松二府
兵備倭剽掠厭悉歸惟南沙三百人舟壞不能去環與
總兵官湯克寬列兵守之數月賊大至與舊倭合掠華
亭上海環等被劾得宥踰年賊犯蘇州城閉鄉民繞城
號環盡納之全活數萬計副將解明道擊退賊論前後
功進環右參政賊掠常熟環率知縣王鈇破其巢焚舟
二十七未幾賊掠陸涇壩都督周于德敗績環偕總兵

官俞大猷擊敗之焚舟三十餘賊犯吳江環大猷擊敗之鶯脰湖賊奔嘉興頃之三板沙賊奪民舟出海環大猷襲敗之馬蹟山其別部屯嘉定者火蕪之盡死論功廕一子副千戶母憂奪哀賊屯新場環與都司李經等率永順保靖兵攻之中伏保靖土舍彭翹等皆死環停俸戴罪賊平乞終制許之踰二年卒年四十給事中徐師曾頌其功詔贈光祿卿再廕一子副千戶建祠蘇州春秋致祭環在行間與士卒同寢食所得賜予悉分給之軍事急終夜露宿或數日絕餐嘗書姓名於肢體曰戰死分也先人遺體他日或收葬將士皆感激故所向

有功時休寧吳成器由小吏爲會稽典史倭三百餘劫會稽爲官軍所逐走登龕山成器遮擊盡殪之未幾又破賊曹娥江擢浙江布政司經歷遭喪總督胡宗憲奏留之擢紹興通判論功進秩二級成器與賊大小數十戰皆捷身先士卒進止有方畧所部無秋毫犯士民率於其戰處立祠祀之

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弱冠從歐陽德學登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歷刑部郎中錦衣衛送盜十三人遂惟抵一人罪餘皆辨釋東宮建赦天下遂請列大禮大獄諸臣於赦令中尚書聶賢懼不敢乃與同官盧蕙請於都御

史王廷相廷相從之事雖報罷議者嘉焉俄調禮部忤尚書夏言因事劾之下詔獄謫湖州同知三遷衢州知府擢蘇松兵備副使屢遷廣東按察使釋囚八百餘人進山東右布政使江洋多盜遂遷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軍政明盜不敢發俺答犯京師召遂督蘇州軍餉未謝恩請關防符驗用新銜帝怒削其籍二十六年倭擾江北廷議以督漕都御史兼理巡撫不暇辦寇請特設巡撫乃命遂以故官撫鳳陽四府時淮揚三中倭歲復大水且日役民輓大木輸京師遂請餉增兵恤民節用次第畫戰守計三十八年四月倭數百艘寇海門遂語

諸將曰賊趨如臯其衆必合合則侵犯之路有三由秦州逼天長鳳泗陵寢驚矣由黃橋逼瓜儀以搖南都運道梗矣若從富安沿海東至廟灣則絕地也乃命副使劉景韶遊擊邱陞扼如臯而身馳秦州當其衝時賊勢甚盛副將鄧城禦之敗績指揮張谷死焉賊知如臯有備將犯秦州遂急檄景韶陞遏賊連戰丁堰海安通州皆捷賊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爲矣令景韶陞尾之而致賊於廟灣復慮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通政唐順之副總兵劉顯來援賊大敗走以餘衆保廟灣景韶亦敗賊印莊

追奔至新河口焚斬甚衆廟灣賊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遂令景韶塞塹夷木壓壘陳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遁官軍據其巢追奔至鰕子港江北倭悉平帝大喜璽書獎勵賊駐崇明三沙者將犯揚州景韶戰連勝圍之劉莊會劉顯來援遂檄諸軍盡屬顯攻破其巢追奔白駒場賊盡殄時遂已遷南京兵部侍郎論功予一子官賚銀幣御史陳志勘上遂平倭功前後二十餘戰斬獲三千八百有奇再予一子世千戶增俸二級莅南京甫數月振武營軍變振武營者尚書張鏊募健兒以禦倭素驕悍舊制南軍有妻者月糧米一石無者減其四

春秋二仲月米石折銀五錢馬坤掌南戶部奏減折色之一督儲侍郎黃懋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大怨代坤者蔡克廉方病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故額於懋官懋官不可給餉又踰期三十九年二月都肄日振武卒鼓譟懋官署懋官急招鰲及守備太監何綬魏國公徐鵬舉臨淮侯李庭竹及遂至諸營軍已甲而入予之銀爭攫之懋官見勢洶洶越垣投吏舍亂卒隨及鵬舉鰲慰解不聽竟戕懋官裸其屍於市綬鵬舉遣吏持黃紙許給賞萬金卒輒碎之至許犒十萬金乃稍定明日諸大臣集守備廳亂卒亦集遂大言曰黃侍郎自越墻

死諸軍特不當殘辱之吾據實奏朝廷不以叛相誣也
因麾衆退許復妻糧及故額人畀之一金補折價始散
遂乃托病閉閣給免死券以慰安之而密諭營將掩捕
首惡二十五人繫獄詔追褫懋官及克廉職罷綬庭竹
鏊任鵬舉如故遂以功議擢止誅叛卒三人餘戍邊衛
而三人已前死遂歎曰兵自此益驕矣未幾江東代鏊
爲尚書江北池河營卒以千戶吳欽革其幫丁毆而縛
之竿幫丁者操守卒給一丁資往來費也遂已召拜兵
部左侍郎以言官薦擢南京參贊尚書鎮撫之營卒惑
妖僧繡頭復倡訛言遂捕斬繡頭申嚴什伍書其名籍

年貌繫牌腰閒軍乃戢旣又奏調鎮武軍護陵寢一日散千人留都自是無患越四年以老致仕遂博學多智長於用兵然亦善逢迎帝將重建三殿遂奏五河縣泗水中湧大杉一此川澤效靈爲聖主鼎新助帝大喜又進白兔帝爲遣官告廟由此益眷遇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敏弟逢字邦吉由進士爲吏科給事中侍郎劉源清下吏逢救之並繫得釋進戶科左給事中偕同官諫南巡下詔獄謫永福典史終德安知府遂子材自有傳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祖貴戶科給事中文寶永州知府順之生有異稟稍長洽貫羣籍年三十二舉嘉靖八

年會試第一改庶吉士座主張璉疾翰林出諸吉士爲他曹獨欲留順之固辭乃調兵部主事引疾歸久之除吏部十二年秋詔選朝官爲翰林乃改順之編修校累朝實錄事將竣復以疾告璉持其疏不下有言順之欲遠璉者璉發怒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復敘至十八年選宮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諫與羅洪先趙時春請朝太子復削籍歸卜築陽羨山中讀書十餘年中外論薦竝報寢倭躡江南北趙文華出視師疏薦順之起南京兵部主事父憂未終不果出免喪召爲職方員外郎進郎中出覈薊鎮兵籍還奏缺伍三萬有奇見兵

亦不任戰因條上便宜九事總督王忬以下俱貶秩尋命往南畿浙江視師與胡宗憲協謀討賊順之以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咸驚嘔順之意氣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師邀之海外斬馘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擢太僕少卿宗憲言順之權輕乃加右通政順之聞賊犯江北急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自率副總兵劉顯馳援與鳳陽巡撫李遂大破之姚家蕩賊窘退巢廟灣順之薄之殺傷相當遂欲列圍困賊順之以爲非計麾兵薄其營以火礮攻之不能克三

沙又屢告急順之乃復援三沙督鎗顯進擊再失利順之憤親躍馬布陣賊構高樓望官軍見順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順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賊營百餘步鎗顯懼失利固要順之還時盛暑居海舟兩月遂得疾返太倉李遂改官南京卽擢順之右僉都御史代遂巡撫順之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辭渡江賊已爲遂等所滅淮揚適大饑條上海防善後九事三十九年春汛期全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訃聞予祭葬故事四品但賜祭順之以勞得賜葬云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

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爲左右文武
儒釋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爲古文洗洋紆
折有大家風生平苦節自厲輟屏爲床不飾裯褥又聞
良知說於王畿閉戶兀坐匝月忘寢多所自得晚由文
華薦商出處於羅洪先洪先日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
我有安得侔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崇禎中
追謚襄文子鶴徵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太常卿亦以博
學聞

贊曰朱統欲嚴海禁以絕盜源其論甚正顧指斥士大
夫令不能堪卒爲所齟齬憤惋以死氣質之爲累悲夫

當寇患孔熾撲滅惟恐不盡便宜行誅自其職爾而以爲罪則任法之過也張經功不賞而以寃戮稔倭毒而助之攻東南塗炭數十年讒賊之罪可勝誅哉宗憲以奢黷蒙垢然令徐海汪直之徒不死貽患更未可知矣曹邦輔任環戰功可紀李遂唐順之捍禦得宜而邦輔之平師尚詔李遂之靖亂卒其功尤著以其始終倭事故竝列焉

明史卷二百五終

明史卷二百六

列傳第九十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誥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馬 錄

顏頤壽 盧瓊

聶賢 沈漢

湯沐 王科

劉琦

程啟充

張 達

鄭一鵬

唐 樞

杜 鸞

葉應聰

藍田 黃琯

解一貫

鄭洛書 張錄

陸 粲

劉希簡 王準

邵經邦

劉世揚

趙漢

魏良弼

秦鰲 葉洪

張寅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居官廉明徵爲御史按江南諸府世宗卽位疏言江南之民最苦糧長白糧輸內府一石率費四五石他如酒醋局供應庫以至軍器帑顏料之屬輸內府者費皆然戶部侍郎秦金等請從錄言命石加耗一斗毋得苛求中官黃錦誣劾高唐判官金坡詔逮之連五百餘人錄言祖宗內設法司外設撫按百餘年刑清政平先帝時劉瑾錢寧輩蠱惑聖聰動遣錦衣官校致天下洶洶陛下方勤新政不虞復有高唐之命給事中許復禮等亦以爲言獄得少解嘉靖二年大計天下庶官被黜者多計

撫按以錄言禁止五年出按山西而妖賊李福達獄起
福達者崞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
名午爲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丹衛復逃居洛川以彌
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爲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
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往來徐溝間輸粟得太原衛指
揮使子大仁大義大禮皆冒京師匠籍用黃白術干武
定侯郭勛勛大信幸其仇薛良訟於錄按問得實檄洛
川父老雜辨之益信勛爲遺書錄祈免錄不從偕巡撫
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都御史
聶賢等覆如錄奏力言勛黨逆罪詔福達父子論死妻

女爲奴沒其產責助對狀助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辨帝
置不問會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程輅常泰劉琦鄭自璧
趙廷瑞沈漢秦祐張達陳阜謨御史程啟充盧瓊邵幽
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王獻評事杜
鸞刑部郎中劉仕主事唐樞交章劾助謂罪當連坐助
亦累自訴且以議禮觸衆怒爲言帝心動助復乞張璪
桂萼爲援璪萼素惡廷臣攻已亦欲借是舒宿憤乃謂
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助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
言而外廷不知攻助益急帝益疑命取福達等至京下
三法司訊旣又命會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怒

將親訊以楊一清之言而止仍下廷鞫尚書顏頤壽等不敢自堅改擬妖言律斬帝猶怒命法司俱戴罪辦事遣官往械錄潮及前問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玨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時璋玨已遷都御史璋巡撫寧夏玨巡撫甘肅皆下獄廷訊乃反前獄抵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璉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顏壽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泌寺丞汪淵獄嚴刑推問遂搜錄篋得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寺丞淵私書詠引罪

致仕去仲賢等亦下獄萼等上言給事中琦泰郎中仕聲勢相倚挾私彈事佐錄殺人給事中科一鵬祐漢輅評事鸞御史鳴鳳壯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達御史世魁方幸寅就死得誣勛謀逆率同連名同聲駕禍郎中司馬相妄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邇者言官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橫殆非一日請大奮乾斷彰國法帝納其言并下諸人獄收繫南京刑部先是廷臣會訊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少卿余才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再鞫偵者告萼以聞亦逮問萼等遂肆榜掠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萼等乃

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構成寃獄因列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璋玨綸豸前山西副使遷大理少卿文華謫戍邊衛者七人琦達泰瓊啟充仕及知州胡偉爲民者十一人賢科一鵬祐漢輅世魁淳鳴鳳相鸞革職閒住者十七人頤壽玉啟潮文莊沐泌淵元錫才楷仲賢潤英壯雄前大理丞遷僉都御史毛伯溫其他下巡按逮問革職者副使周宣等復五人良抵死衆證皆戍寅還職錄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徒帝以爲輕欲坐以奸黨律斬萼等謂張寅未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服宜永戍烟瘴地令緣及子孫

乃戍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帝意猶未慊語楊一清等曰與其僂及後世不若誅止其身從舜典罰弗及嗣之意一清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錄罪不中死律若法外用刑吏將緣作奸人無所措手足矣帝不得已從之以萼等平反有功勞諭之文華殿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時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至十六年皇子生肆赦諸謫戍者俱釋還惟錄不赦竟卒於戍所顏頤壽巴陵人居官有清望聶賢長壽人爲御史清廉奪官五年用薦起工部尚書改刑部尚書致仕卒諡榮襄湯沐字新之江陰人弘治九

年進士除崇德知縣徵授御史正德初嘗劾中官苗達保國公朱暉等罪出爲湖廣僉事劉瑾以沐不附已用牙僧同寅許學士張芮事波及沐謫武義知縣瑾誅復爲廣東僉事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請立土官世系籍絕其爭襲之弊而令其子弟入學報可嘉靖二年改撫四川入爲大理卿旣坐福達獄罷歸家居六年薦章數十上不召卒沐居官三十載屏絕餽遺以廉潔稱劉琦字廷珍洛陽人正德九年進士嘉靖初由行人授兵科給事中時給京軍冬衣布棉恒過期以琦請卽命琦立給李福達逃洛川琦知之甚悉事覺琦疏陳顛末

因劾郭勛黨逆又與御史張問行劾助侵盜草場租銀
既而馬錄獄具坐琦佐使殺人下獄謫戍瀋陽閱十年
赦歸卒盧瓊字獻卿浮梁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固始知
縣入爲御史嘉靖改元上言景皇帝有撥亂大功而實
錄猶稱邲戾王敬皇帝深仁厚澤而實錄成於焦芳手
是非顛倒乞詔儒臣改撰帝惟命史官正孝宗實錄之
不當者然亦未有所正也出按畿輔桂萼疾臺諫排己
考察京官既竣令科道互糾劾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
等爭之瓊與同官劉隅等亦言交相批抵報復非盛世
事帝切責俊民隅奪其俸五月瓊等皆三月而命部院

考之瓊竟以劾助謫戍邊赦還卒沈漢字宗海吳江人
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中官馬俊王堂久廢
忽自南京召至漢論止之改元詔書蠲四方逋稅漢以
民間已納者多飽吏橐請已徵未解者作來年正課又
言近籍沒奸黨貲數千萬請悉發以補歲入不足之數
皆報可嘉靖二年以災異指斥時政尚書林俊去位復
抗章爭之戶部郎中牟泰坐吏盜官帑下詔獄貶官漢
言吏爲奸利在泰未任前事敗泰發之泰無罪因極言
刑獄宜付法司毋委鎮撫不納大獄起法司皆下吏漢
言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長大臣不可辱妖

賊不可赦遂并漢收繫除其名家居二十年卒曾孫璟
萬曆中爲吏部員外郎請王恭妃封號忤旨降行人司
正天啟初贈少卿王科字進卿涉縣人正德十二年進
士授藍田知縣城隘且無水科導西山水入城拓而廣
之遂爲望邑毀境內淫祠以其材葺學宮嘉靖四年徵
爲工科給事中嘗劾兵部尚書金獻民無功總兵官趙
文种助失事及陝西織造內官擾民郭勛任奸人郭彪
鄭鸞剝軍害民狀又言三司首領州縣佐貳以秩卑爲
上官所輕棄率貪冒不自惜宜拔擢其廉能者而諸邊
財計之職不宜處下才鹽運官廉當遷叙大獄起劾勛

遂下獄削籍方諸臣之被罪也舉朝皆知其冤莫敢白
踰月南京御史吳彥獨抗章請寬之上怒斥於外已而
御史張祿亦以爲言忤旨切讓自是無敢言者十一年
桂萼已死張璫亦免相聶賢毛伯溫始起用張潤汪元
錫李珣閔楷亦相繼收錄唯臺諫曹郎竟無一人召復
者隆慶初諸人皆復職贈官錄首贈太僕少卿琦瓊俱
光祿少卿漢科俱太常少卿當萼等反福達之獄舉朝
不直萼等而以寅福達姓名錯互亦或疑之至四十五
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就禽自言學妖術於山西李
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爲李午之孫大禮之子

世習白蓮教假稱唐裔惑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同竟伏誅暨穆宗卽位御史龐尚鵬言據李同之獄福達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慘烈郭勛世受國恩乃黨巨盜陷朝紳職樞要者承其頤指鍛鍊周內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禍可勝言哉乞追奪勛等官爵優卹馬錄諸人以作忠良之氣由是福達獄始明

程啟充字以道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除三原知縣入爲御史嬖倖子弟家人濫冒軍功有至都督賜蟒玉者啟充言定制軍職授官悉準首功今倖門大啟有買

功冒功寄名竄名併功之弊權要家賄軍士金帛以易所獲之級是謂買功衝鋒斬馘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者殺平民以爲賊是謂冒功身不出門閭而名隸行伍是謂寄名賄求掾吏洗補文冊是謂竄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不出京師而東西南朔四處報功者按名累級驟至高階是謂併功此皆壞祖宗法解將士體乞嚴爲察革帝不能用十一年正旦羣臣待漏入賀日晡禮始成及散朝已昏夜衆奔趨而出顛仆相踐踏將軍趙朗者死於禁門啟充具奏其狀請帝昧爽視朝以圖明作之治都督馬昂進妊身女弟啟充等力爭旣又極陳

冗官冗兵冗費之弊乞通行革罷帝皆不省騰驤四衛
軍改編各衛者奉詔撤回而各衛遺籍仍支糧糜倉儲
八十七萬餘石啟充力言之冒支弊絕以憂歸世宗卽
位起故官卽爭興獻帝皇號嘉靖元年正月郊祀方畢
清寧宮小房火啟充言災及內寢良由徇情之禮有戾
天常僭逼之名深乖典則輔臣執議禮臣建明不能敵
經生之邪說佞倖之諛辭動假母后以箝天下之口臣
謂不正大禮不黜邪說所謂修省皆具文也况邇者旨
由中出而內閣不知奸黨獄成而曲爲庇護諫臣斥逐
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疎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

權重於宰相樞機之地委之宦官邇臣貪濁頗有遷除
邊帥債師不得譴斥莊田之賞賚過多潛邸之乞恩未
已伏望陛下仰畏天明俯察衆聽親大臣肅庶政以回
災變報聞尋出按江西得宸濠通蕭敬張銳陸完等私
書欲亟去孫燧云代者湯沐梁宸可其次王守仁亦可
因論敬銳等罪竝言守仁黨逆宜追奪給事中汪應軫
訟守仁功言逆濠私書有詔焚毀啟充輕信被黜知縣
章立梅摺撫之辭復有此奏非所以勸有功主事陸澄
亦爲守仁奏辨御史向信因劾應軫與澄帝曰守仁一
聞宸濠變仗義興兵戡定大難特加封爵以酬大功不

必更議帝從太監梁棟請遣中官督南京織造啟充偕同官及科臣張嵩等極諫不納啟充素蹇諤張璉桂萼惡之會郭勛庇李福達獄爲啟充所劾璉萼因指啟充挾私謫戍邊衛十六年赦還言者交薦不復用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張達字懋登餘姚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元年授刑科給事中疏言陛下臨御之初國是大定今舉動漸乖弊端旋復齋醮繁興爵賞無紀政事不關於宰執者非一刑罰不行於貴近者甚多臺諫會奏而斥爲瀆擾大臣執法而責以回奏至如崔元封侯蔣綸市

寵陳萬言乞賜第先朝貴戚未有若是恩倖也廖鵬緩死劉暉得官李隆復遣官勘問先朝罪人未有若是淹縱也願陛下一反目前之所爲報聞給事中劉最鄧繼曾謫官達疏救不聽尋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四年十一月上疏曰近廷臣所上封事陛下批答必曰已有旨處置是已行者不可言也曰尚議處未定是未行者不可言也二者不言則是終無可言也且今日言者已非陛下初政時比矣初年事之大者旣會疏公言之又各疏獨言之一不得行則相聚環視以不得其言爲愧近者不然會疏則刪削忌諱以避禍獨疏則毛舉纖微以

塞責一不蒙譴則交相慶賀以苟免爲幸消讜直之氣
長循默之風甚非朝廷福也章下所司尋進右給事中
王科陳察劾郭勛帝慰留之達與同官鄭自璧趙廷瑞
言勛倚奸成橫用酷濟貪籠絡貨資漁獵營伍爲妖賊
李福達請屬爲逆黨陸完雪寃溫旨諭留是旌使縱也
旣復言福達誑惑愚民稱兵犯順勛黨叛逆罪不容誅
不聽尋以言事忤旨黜爲吳江縣丞復坐福達獄逮問
謫戍遼東邊衛居十年母死不得歸哀痛而卒隆慶初
贈光祿少卿

鄭一鵬字九萬莆田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嘉

靖初官至戶科左給事中一鵬性伉直居諫垣中最敢言御史曹嘉論大學士楊廷和因言內閣柄太重一鵬駁之曰太宗始立內閣簡解縉等商政事至漏下數十刻始退自陛下卽位大臣宣召有幾張銳魏彬之獄獻帝追崇之議未嘗召廷和等面論所擬旨內多更定未可謂專也帝用中官崔文言建醮乾清坤寧諸宮西天西番漢經諸殿五花宮兩暖閣東次閣莫不有之一鵬言禱祀繁興必魏彬張銳餘黨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臣巡視光祿見一齋醮蔬食之費爲錢萬有八千陛下忍斂民怨而不忍傷佞倖之心况今天災頻降京師

道瑾相望邊境戍卒日夜荷戈不得飽食而爲僧道靡費至此此臣所未解報聞東廠理刑千戶陶淳曲殺人論謫戍詔覆案改擬帶俸一鵬與御史李東等執奏并劾刑部侍郎孟鳳帝不聽給事中鄧繼曾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以言獲罪一鵬皆疏救宮中用度日侈數倍天順時一鵬言今歲災用詘往往借支太倉而清寧仁壽未央諸宮每有贏積率饋遺戚里曷若留供光祿彰母后德帝命乾清坤寧二宮暫減十之一魯迷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及珠玉諸物一鵬引漢閉玉門關謝西域故事請敕邊臣量行賞賚遣還國勿使人京彰朝廷

不寶遠物之盛德不聽尋伏闕爭大禮杖於廷侍郎胡
瓚都督魯綱督師討大同叛卒列上功狀請徧頒文武
大臣臺諫部曹及各邊撫按鎮監賞一鵬言桂勇誅郭
鑑等在瓚未至之先徐旣兒等之誅事由朱振於瓚無
與瓚欲邀功冒賞懼衆口非議乃請并敘以媚之夫自
大同構難大臣臺諫誰爲陛下畫一策者孤城窮寇尚
多逋逃各邊鎮撫相去數千里安在其能犄角也請治
瓚等欺罔罪賞乃不行時諸臣進言多獲譴而一鵬間
得俞旨益發舒言事論楊宏不宜推寧夏總兵官席書
不宜訐費宏留其弟春爲修撰王憲夤緣貴近鄧璋敗

事甘肅不宜舉三邊總督服闋尚書羅欽順請告祭酒魯鐸被謫修撰呂柟宜召置經筵廷臣乞省親養疾不宜槩不許諸疏皆侃侃會武定侯郭勛欲得虎賁左衛以廣其第使指揮王琬等言衛湫隘不足居吏士而民郭順者願以宅易之順助家奴也其宅更湫隘一鵬與同官張嵩劾勛以敝宅易公署驕縱罔上昔竇憲改沁水園卒以逆誅勛謀奪朝廷武衛其惡豈止憲比部臣附勢曲從宜坐罪尚書趙璜等因自劾詔還所易勛甚銜之而一鵬復以李福達獄劾助桂萼張璠因坐以妄奏拷掠除名九廟災言官會薦遺賢及一鵬竟不復召

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少卿

唐樞字惟中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言官以李福達獄交劾郭勛然不得獄辭要領樞上疏言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諂者溷其說畏威者變其辭訪緝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不宜輕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弗可聽三也謂李珣初牒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崑洛證佐皆讐人六也臣請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

李鉞從之其意何爲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秘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於進祿等其原何自鉞伏誅於前進祿敗露於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且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取驗於頭禿或證辨於鄉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識之矣發於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於杜文柱是其姻識之矣質證於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

矣一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邵繼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山陝道路之人皆識之矣此不必疑二也薛良怙惡誠非善人至所言張寅之卽福達卽李午實有明據不得以人廢言况福達蹤跡譎密黠慧過人人咸墮其術中非良狡猾亦不能發彼陰私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朴厚之人此不當疑三也李珣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李福達無龍虎形殊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無李福達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

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封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於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爲真名求其貫址何可得也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况福達既有妖術則龍虎形殊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衆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旣改名張寅又衣冠形貌似之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其爲妖賊餘黨亦意料所不能及在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旣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鞠獄

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讐必言所讐何事若曰薛良
讐也則一切證佐非讐也曰韓良相戚廣讐也則高尚
節屈孔石文舉非讐也曰魏泰劉永振讐也則今布按
府縣官非讐也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讐
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
羣奸屏跡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斥爲民其後欽明大
獄錄刪樞疏不載樞少學於湛若水深造實踐又留心
經世畧九邊及越蜀滇黔險阻阨塞無不親歷躡屩茹
草至老不衰隆慶初復官以年老加秩致仕會高拱憾
徐階謂階恤錄先朝建言諸臣乃彰先帝之過請悉停

之樞竟不錄

杜鸞字羽文陝西咸寧人正德末進士授大理評事嘉靖初伏闕爭大禮杖午門外長沙盜李鑑與父華劫村聚華誅鑑得脫後復行劫捕獲之席書時撫湖廣劾知府宋卿故入鑑帝遣大臣按之言鑑盜有狀帝命逮鑑至京書上言臣以議禮忤朝臣問官故與臣左乞敕法司會官覆於是鸞會御史蘇恩再訊無異詞疏言書以惡卿故爲鑑奏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之議發於聖孝書偶一言當意動援此以挾陛下壓羣僚壞亂政體莫此爲甚帝重違書意竟免鑑死戍遼東已復有張寅

之獄鸞與刑部郎中司馬相御史高世魁司其牘鸞上
言往者李鑑之獄陛下徇席書言誤恩廢法權倖遂以
鬻獄爲常請託無忌今勛謀又成矣書曰以議禮招怨
勛亦曰以議禮招怨書曰欲殺鑑以仇臣勛亦曰欲殺
寅以仇臣簧鼓聖聰如出一口以陛下尊親之盛典爲
奸邪掩覆之深謀將使賄賂公行亂賊接踵非聖朝福
也已而桂萼等力反前獄鸞坐除名初書之欲寬李鑑
也給事中管律言比言事者每借議禮爲詞或乞休或
引罪或爲人辨愬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動必援引牽附
何哉蓋小人欲中傷人以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

固其寵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歡也乞誠自今言事者據事直陳毋假借以累聖德帝是其言命都察院曉示百官越二日御史李儼以世廟成請恤錄議禮獲罪諸臣且請詳察是非議禮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議禮非而行事是者不以非掩是使黨與全消時靡有爭則大公之治也未幾給事中陳臯謨亦言獻皇帝追崇之禮實出陛下至情書輩乃貪爲己功互相黨援恣情喜怒作福作威若李鑑父子成案昭然書曲爲申救謂衆以議禮憾臣因陷鑑死夫議禮者朝廷之公典合與不合何至深讐縱使讐書鑑非書子弟親戚交遊也何故

讐之至郭勛黨庇奸人請屬事露則又代奸人妄訴亦以議禮激衆怒爲言不至於濫恩廢法不已豈不大可異哉乞亟斥書勛而寘鑑重典窮按勛請託事使人心曉然知權奸不足恃國法不可干然後逆節潛消倖門永塞帝弗聽

葉應驄字肅卿鄞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偕同官諫南巡杖三十嘉靖初歷郎中伏闕爭大禮再下獄廷杖給事中潮陽陳洸素無賴家居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訐元翰謫戍元翰撫洸罪及帷薄事刊布之名辨寃錄洸由是不齒於清議尚書喬宇出之

爲湖廣僉事沈初嘗言獻帝不可稱皇而是時張璠桂萼輩以議禮驟顯沈乃上疏言璠等議是宜急去本生之稱因詆宇及文選郎夏良勝而稱引其黨前給事中于桂閣宏史道前御史曹嘉帝卽還沈等職謫良勝於外沈遂劾大學士費宏尚書金獻民趙鑑侍郎吳一鵬朱希周汪偉郎中余才劉天民員外郎薛蕙給事中鄭一鵬悉邪黨而薦廖紀等十五人俄又劾吏部尚書楊旦等帝益大喜立罷旦擢紀代之璠萼輩遂引以擊異己給事中趙漢御史朱衣等交章劾沈而御史張日韜戴金藍田又特疏論之田并劾席書且封上元翰辨寬

錄都御史王時中請罷洸聽勘洸奏羣奸恨臣抗議大禮將令撫按殺臣請遣一錦衣往洸意錦衣可利誘也得旨遣應驄及錦衣千戶李經應驄與焚香誓天會御史熊蘭涂相等雜治具上洸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柱絞洸懼亡詣闕申訴帝持應驄奏不下尚書趙鑑副都御史張潤給事中解一貫御史鄭本公等連章執奏帝不得已始命覆覈郎中黃綰力持應驄議書萼爲居間不能得要璉共奏謂洸議禮臣爲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命免罪爲民大理卿湯沐及鑑一貫更爭之不聽

未幾大禮書成并原洸妻子應驄尋遷吉安知府母喪歸六年璵萼益用事而萼方掌刑部廷臣馬錄等以劾郭勛下獄洸謂乘此故案可反也上書訐應驄等萼因訟洸寃遂逮洸應驄元翰縮而令按察使張祐等還籍候命詞連四百人九卿及錦衣衛廷訊應驄對曰某所持者王章耳必欲直洸惟諸公命刑部尚書胡世寧等心知洸罪重而懲前大獄不敢執會是日黃霧四塞獄弗竟次日又大風拔木有詔修省不用刑乃當應驄按事不實律爲民元翰縮及田等貶斥有差洸授冠帶霍韜再疏爲洸訟不能得洸益憾應驄逾數年更令人奏

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六人下巡按李美覆勘美言死者皆有狀非故殺刑部尚書許讚白應驄無罪帝特謫應驄戍遼東是獄也始終八載凡攻洸與治洸獄者無不得罪逮捕至百數十人天下惡萼輩奸橫益羞言議禮臣矣應驄赴戍所道經蘇州知府治具候之立解維去致餽不受十六年赦歸明堂大享禮成復冠帶應驄敦行誼好著書數更患難氣不挫黃綰息人爲刑部主事諫南巡被杖歷郎中出爲紹興知府以寬大爲治被徵時士民哭震野爭致贖縮止取二錢至京下詔獄疫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藍田卽墨人爭大禮被杖

張璉掌都察院考察其屬落職歸

解一貫字曾唯交城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除工科給事中陳講學修德親賢孝親任相遠奸用諫謹令戒欲恤民十事世宗嘉納之嘉靖元年偕御史出覈牧馬草場太監閻洪等奏遣中官一人與俱一貫言不可乃已還朝劾太監谷大用李璽奪產殃民罪帝宥之而內臣勛戚所據莊田率歸之民帝爲后父陳萬言營第極壯麗一貫力請裁節復助楊廷和爭織造皆不納歷刑科左右給事中雲南巡按郭楠以建言廣東按察使張祐副使孫懋以辱官校皆逮治御史方啟顏以杖死宦官家

人落職元城知縣張好古以拘責戚畹家族鐫級一貫
皆論救忤旨停俸尋進吏科都給事中教授王价錄事
錢子助以考察罷假議禮希復用一貫等言如此將壞
祖宗百年制事竟寢張璫桂萼日擊費宏不已一貫偕
同官言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固不能無議但入仕
至今未聞有大過至璫萼平生奸險特以議禮一事偶
合聖心超擢以來憑恃寵靈凌轢朝士與宏積怨已久
欲奪其位而居之陛下以累疏俱付所司而於其終乃
曰爾等宜各修乃職蓋所以陰折其奸謀者至矣二三
臣不體至意或專攻宏或兼攻璫萼不知能去宏不能

去璉萼也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不然宏恤人言顧廉
恥猶可望以君子璉萼則小人之尤何所忌憚苟其計
得行則奸邪氣勢愈增善類中傷無已天下事將大有
可慮者時鄭洛書張錄皆論三人事而一貫言尤切詔
下之所司璉萼等銜不已竟謫開州判官以卒鄭洛書
字啟範莆田人弱冠登進士授上海知縣有善政嘉靖
四年召拜御史張璉桂萼以陳九川事訐費宏洛書與
同官鄭氣言九川事人謂璉萼與謀固已得罪公論而
宏取與之際亦未明夫朝廷有紀綱大臣重進退宏璉
萼皆不可不去宏不去則有持祿保位之誚璉萼不去

亦冒踐田奪牛之嫌詔責洛書妄言帝賜尚書趙鑑席書詩翰洛書言陛下眷禮大臣此虞廷賡歌之風也願推此心以念舊如致仕大臣劉健謝遷林俊孫交等特降宸章咨訪時政則聖德益宏又推此心以赦過如遷謫豐熙劉濟余寬王元正等特垂仁恩量與牽復則聖度益廣報聞李福達獄起帝將親鞫之洛書曰陛下操獨斷之威使法官盡得罪雖有張釋之于定國不獲抗辨於人主之前何以使刑罰中帝怒將罪之楊一清力解而止尋出視南畿學政道聞喪歸十二年京察事竣更命科道官互糾洛書被劾落職給事中饒秀爲御史

所劾無所泄憤復劾洛書及王重賢等九人貪污鬪茸重賢等皆降黜時論駭之洛書家居再踰歲卒年三十九子開往依上海上海人治田百畝資之歲一至收其入以歸張錄字宗制城武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御史嘉靖初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出按畿輔劾宣府諸將失事皆伏辜西域魯迷貢獅子西牛方物言所貢玉石計費二萬三千餘金往來且七年邀中國重賞錄言明王不貴異物今二獅日各飼一羊是歲用七百餘羊也牛食芻菽今乃食果餌則食人之食矣願返其獻歸其人薄其賞以阻希望心帝不能用張璠擢兵

部侍郎錄與諸御史爭之不聽璉與桂萼屢攻費宏錄言今水旱相仍變異迭出正臣工修省時諸人爲國股肱相傾排若此欲弭災變不亦難乎乞竝黜三人以回天譴帝爲戒諭璉萼後璉以侍郎總臺事修前憾言錄不諳憲體遂罷歸家居二十年卒

陸粲字子餘長洲人少謁同里王鏊鏊異之曰此子必以文名天下嘉靖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七試皆第一張璉桂萼盡出庶吉士爲部曹縣令粲以才獨得工科給事中勁挺敢言疏言我朝太祖至宣宗大臣造膝陳謀不啻家人父子自英宗幼冲大臣爲權宜計常朝奏

事先日擬旨其餘政事具疏封進沿襲至今今陛下銳意圖治願每日朝罷退御便殿延見大臣侍從臺諫輪日奏對撫按藩臬廷辭入謝召訪便宜復妙選博聞有道之士更番入直講論經史如仁宗弘文閣故事則上下情通而天下事畢陳於前矣帝不能用旣言資格獨重進士致貢舉無上進階州縣教職過輕王官終身禁錮皆宜變通因陳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諸事而終之以復制科倣唐宋法數歲一舉以待異才高者儲之禁近其次分寘諸曹先有官者遞進庶人才畢出野無遺賢尋偕御史郝元洪清覈馬房錢穀抗疏折御馬太監

閻洪宿弊爲清與同官劉希簡爭張福達獄帝怒俱下
詔獄杖三十釋還職事具熊浹傳張璉桂萼竝居政府
專擅朝事給事中孫應奎王準發其私帝猶溫旨慰諭
粲不勝憤上疏曰璉萼兇險之資乖僻之學曩自小臣
贊大禮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宰弼恩隆寵異振古
未聞乃敢罔上逞私專權招賄擅作威福報復恩仇璉
狠復自用執拘多私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忤忍之毒
一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臣請姑舉數端言之
萼受尚書王瓊賂遺鉅萬連章力薦璉從中主之遂得
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萼納重賄竟使奴隸小

人濫襲伯爵萼所厚醫官李夢鶴假托進書夤緣受職
居室相隣中開便戶往來常與萼家人吳從周等居間
又引鄉人周時望爲選郎交通鬻爵時望旣去胡森代
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又輔臣鄉里親戚也銓司要地
盡布私人典選僅踰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致仕尚
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
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少卿夏尚
朴由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禮部員外張致假曆律而結
知御史戴金承風搏擊甘心鷹犬皆萼姻黨相與朋比
爲奸者也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善逢猾狡多智南京禮

部尚書黃綰曲學阿世虛談眩人論德彭澤黃緣改秩
躡玷清華皆陰厚於璵而陽附於萼者也璵等威權旣
盛黨與復多天下畏惡莫敢訟言不亟去之兇人之性
不移將來必爲社稷患帝大感悟立下詔暴璵萼罪狀
罷其相而以粲不早發下之吏旣而詹事霍韜力詆粲
謂楊一清嫉之希簡言璵萼去位由聖斷且使犬謂之
嫉韜以言官比之犬侮朝廷而帝竟納韜言召璵還奪
一清官下希簡詔獄釋還職謫粲貴州都鎮驛丞稍遷
永新知縣前後獲盜數百人姦猾屏跡久之以念母乞
歸論薦者三十餘疏皆報罷霍韜亦薦粲粲曰天下事

大壞儉人手尚欲以餘波汚我耶母歿毀甚未終喪而卒劉希簡字以順漢州人進士除行人爲工科給事中甫五月兩以直言得罪聲大振久之謫縣丞終鞏昌知府王準字子推世籍秦府儀衛司準以進士授知縣爲禮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劾郭勛專恣罪明年劾璉萼引私人璉萼罷準亦下吏謫富民典史稍遷知縣都御史汪鉉希璉指以考察罷之

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權荊州稅甫三月稅額滿遂啓關任商舟往來進員外郎嘉靖八年冬十月日有食之經邦時官刑部上疏曰

茲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
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
父然則今之調和變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邇陛下
納陸粲言命張璠桂萼致仕尋以璠議禮有功復召輔
政人言籍籍陛下莫之恤也乃天變若此安可勿畏夫
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徽稱
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雖排衆論任獨見而不以爲
偏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
人共用之乃爲公耳今陛下以璠議禮有功不察其人
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

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夫禮唯至公乃可萬世不易設近於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爲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若於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優其賚予全其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天道順俾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不偉歟如徒加以非分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之怒亦非璵等福也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訊獄上請送法司擬罪帝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謫戍福建鎮海衛十六年皇子生大赦惟經邦與豐熙等八人不在

赦例經邦之戍所閉戶讀書與熙及同戍陳九川時相
討論居鎮海三十七年卒閩人立寓賢祠祀三人隆慶
初復官

劉世揚字實甫閩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刑
科給事中世宗卽位議加興獻帝皇號世揚疏諫都察
院牒司禮監攝中官吳善良帝手批原牒付刑科以善
良付司禮世揚言祖宗制凡降詔旨必書於題奏疏揭
或登聞鼓狀乃發六科宣於諸曹或國有大事上命先
發諸曹必補牘於次日早朝進之無竟批文牘者今旨
從中出褻天語更舊制不可帝不聽已列先朝直臣舒

芬馬汝驥王思汪應軫張原等二十人請加恩以旌忠直諸臣各進秩一等嘗因災異世揚請倣古人几杖箴銘之義取聖賢格言書殿廡帝納之歷吏科左給事中進都給事中與同官李仁劾詹事顧鼎臣汙佞且言今日詹事卽他日輔臣帝怒詰詹事進輔臣出何典例世揚等引罪帝怒不解予杖下詔獄旣乃得釋帝以久旱躬禱世揚言在獄繫囚及建言謫戍諸臣怨咨之氣上千天和請悉疏釋帝不能用張璉桂萼被劾罷帝責諫官不言世揚等乃盡劾璉萼黨尚書王瓊而下數十人章下吏部而尚書方獻夫亦璉萼黨也但去編修金路

御史遊鉞太僕丞姚奎郎中劉汝輓員外郎張敵郭憲
待詔葉幼學儲良才八人而已未幾復偕同官趙漢等
陳修省八事中言大學士石瑤貞介歿未易名尚書李
鏊國之盜臣身後遺金得諡給事中鄭一鵬坐論楊一
清再杖削職一清敗一鵬宜復官世揚發璫萼黨見憾
於璫一鵬又嘗忤璫萼會璫已再相而瑤實前賜諡璫
因激帝怒謂給事言皆妄乃謫世揚江西布政司照磨
停漢等俸然鏊諡亦由此奪世揚屢遷河南提學僉事
告歸卒趙漢字鴻達平湖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建昌推
官擢南京戶科給事中改兵科嘉靖初尚書林俊以執

奏獄囚李鳳陽被旨詰責漢因言太監崔文亂政巧逞
奸欺不特庇一李鳳陽而已工部尚書趙璜發文家人
罪文輒捕其謀者痛杖幾死曰此杖寄與趙尚書其無
狀至此望急譴逐母爲新政累不聽已哭爭大禮繫詔
獄廷杖歷吏科左給事中以疾去起故官遷工科都給
事中疏言內閣桂萼翟鑾稱病三月未嘗以曠職懇辭
張璁久專政權亦未聞引賢共濟乞諭鑾萼亟去簡用
兩京大臣及家居者舊以分璁任上摘其譌字詰之諭
璁母避趣赴閣璁因言漢忠謀宜令備列堪內閣者帝
卽令漢舉所欲用漢惶恐言臣欲璁引賢無私主帝怒

責漢對不以實趣以名上漢益懼言輔臣簡命出自朝廷非小臣所敢預帝乃宥之奪俸一月尋出爲陝西右參政告歸久之以故官起山西不數月復致仕子伊廣西副使年四十卽以養父歸屢徵不起

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松陽知縣召拜刑科給事中採木侍郎黃衷事竣歸家乞致仕未許緝事者奏衷潛入京師帝怒奪衷職良弼言衷大臣入都豈能隱乞正言者欺罔罪不報張璫桂萼初罷相詔察其黨給事中劉世揚等議及良弼以吏部言得留尋命巡視京營劾罷提督五軍營保定侯梁永福太僕卿

曾直罪武定侯郭勛家奴論團營兵政之弊又請發銀米振京師饑直聲大著會南京御史馬敷等以劾吏部尚書王瓊被逮良弼請釋之帝怒并下詔獄論贖還職仍奪俸一年三遷至禮科都給事中十一年八月彗星見東井芒長丈餘良弼引占書言彗星晨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字出井奸臣在側大學士張孚敬專橫竊威福致奸星示異亟宜罷黜孚敬奏良弼挾私帝已疑孚敬兩疏皆報聞給事中秦鰲疏再入孚敬竟罷去踰月良弼復偕同官劾吏部尚書汪鋐帝方向鋐奪良弼俸鋐孚敬俱恨良弼明年元日副都御史王應鵬坐事下詔

獄良弼言履端之始不宜以微過繫大臣帝怒再下詔
獄獄卒訝曰公又來耶爲垂涕尋復職奪俸時孚敬復
起柄政與鉉修前郤以考察後命科道官互糾又奏上
十一人又不及良弼孚敬益怒擬旨切責令吏部再考
鉉乃別糾二十六人而良弼及秦鰲葉洪皆前劾孚敬
鉉者中外大駭良弼竟坐不謹削籍隆慶初詔起廢籍
以年老卽家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天啓初追諡忠簡葉
洪字子源德州人嘉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十一
年肇舉祈穀禮於園丘帝不親祀洪疏諫帝責洪妄言
尋巡視京營進工科右給事中汪鉉遷吏部尚書洪極

論其奸忤旨奪俸明年考察鉉修怨遂坐洪浮躁貶寧國縣丞居二年復以大計奪其職言者屢訟寃不復用秦鰲字子元崑山人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劾魏國公徐鵬舉中官賴義不法狀義罷還彗星見劾張孚敬妬賢病國擬議詔旨輒引以自歸帝遂罷孚敬已孚敬再相汪鉉承風指以考察謫鰲東陽縣丞屢遷福建右參議卒官又有張寅者太倉人嘉靖初進士歷南京御史嘗劾禮部侍郎黃綰十罪比張孚敬罷政寅言其儉邪蠹政不可悉數請追所賜封誥銀章之屬明正其辟并劾左都御史汪鉉陰賊邪媚帝怒謫高

唐判官屢遷南京文選郎中會簡宮僚改春坊右司直
兼翰林院檢討未幾被劾罷

贊曰書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又曰明啓刑
書胥占咸庶中正言折獄之不可不得其中也張寅李
鑑罪狀昭然中於郭勛席書之說廷臣獲罪而寅還職
鑑宥死陳洸罪至百七十二條竟得免死而猶上書訟
寃凡攻洸之惡與治洸之獄者逮捕至百數十人皆由
議禮觸衆怒一言有以深入帝隱甚矣佞人之可畏也
夫反成案似於明出死罪似於仁而不知其借端報復
刑罰失中佞良之辨可弗審歟

明史卷二百六終

明史卷二百七

列傳第九十五

總裁屬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保保和殿大學士兼臺部尚書加六級張廷委奉
敕修

鄧繼曾

劉最

朱

澍

見明衡
林應驄

陳迓

楊言

劉安

薛侃

喻希禮
石金

楊

名

黃直

郭弘化

劉世龍

徐申
羅虞臣

張選

黃正色

包

節

弟孝

謝廷蒞

王與齡

周欽

楊思忠

樊深
王時舉

方

凌儒

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世宗
卽位之四月以久雨疏言明詔雖頒而廢閣大半大獄
已定而遲留尚多擬旨間出於中人奸諛漸倖於左右
禮有所不遵孝有所偏重納諫如流施行則寡是陛下
修己親賢之誠漸不如始故天降霖雨以示警戒伏願
出令必信斷獄不留事惟咨於輔臣寵勿啟於近習割
恩以定禮稽古以崇孝則一念轉移可以銷天災咎天
戒矣未幾擢兵科給事中疏陳杜漸保終四事一定君
心之主宰以杜蠱惑之漸二均兩宮之孝養以杜嫌隙
之漸三一政令以杜欺蔽之漸四清傳奉以杜假託之

漸尋言興府從駕官不宜濫授帝納之嘉靖改元帝欲
尊所生爲帝后會掖庭火廷臣多言咎在大禮繼曾亦
言去年五月日精門災今月二日長安榜廊災及今郊
祀日內廷小房又災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
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歲未期
而災者三廢禮失言之效也提督三千營廣寧伯劉佶
久病繼曾論罷之宣大關陝廣西數有警中原盜竊發
繼曾陳戰守方畧及儲將練兵足食之計多議行三年
帝漸疏大臣政率內決繼曾抗章曰比來中旨大戾王
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悅邪說之諂媚則賜敕褒俞惡

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臣目覩出涕口誦吞聲夫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付內閣擬進者非止慮獨見之或偏亦防矯僞者之假託也正德之世蓋極弊矣尚未有如今日之可駭可歎者左右羣小目不知書身未經事乘隙招權弄筆取寵故言出無稽一至於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倚信羣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帝震怒下詔獄掠治謫金壇縣丞給事中張遼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皆論救不報累遷至徽州知府卒帝初踐阼言路大開進言者或過於切直帝亦優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後厭薄言官廢黜相繼納諫

之風微矣最字振廷崇仁人繼曾同年進士由慈利知縣入爲禮科給事中世宗議定策功大行封拜最疏止之尋請帝勤聖學於宮中日誦大學衍義勿令左右近習誘以匪僻嘉靖二年中官崔文以禱祠事誘帝最極言其非且奏文耗帑金狀而帝從文言命最自覈侵耗數最言帑銀屬內府雖計臣不得稽贏縮文乃欲假難行事逃己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爲廣德州判官言官論救不納已而東廠太監芮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巨舫取夫役巡鹽御史黃國用復遣牌送之帝怒逮二人下詔獄最充軍邵武國用謫極邊雜職法司及言官

救之責以黨比最居戍所久之赦還家居二十餘年卒
朱澍字必東莆田人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明
年春與同縣馬明衡竝授御史甫閱月會昭聖皇太后
生辰有旨免命婦朝賀澍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
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免朝賀何以慰親心而隆
孝治明衡亦言暫免朝賀在恒時則可在議禮紛更之
時則不可且前者興國太后令節朝賀如儀今相去不
過數旬而彼此情文互異詔旨一出臣民駭疑萬一因
禮儀末節稍成嫌隙俾陛下貽譏天下匪細故也時帝
亟欲尊所生而羣臣必欲帝母昭聖相持未決二人疏

入帝恚且怒立捕至內廷責以離間宮闈歸過於上下
詔獄拷訊侍郎何孟春御史蕭一中論救皆不聽御史
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應驄繼諫帝愈怒并下詔獄遠謫
之帝必欲殺二人變色謂閣臣蔣冕曰此曹誣朕不孝
罪當死冕膝行頓首請曰陛下方興堯舜之治奈何有
殺諫臣名良久色稍解欲戍之冕又固請繼以泣乃杖
八十除名爲民兩人遂廢廷臣多論薦不復召濶爲人
長者不欺人或爲人欺亦不校與明衡皆貧濶尤甚鄉
里利病必與有司言雖忤弗顧家居三十餘年卒明衡
字子萃父思聰死宸濠難自有傳明衡登正德十二年

進士授太常博士甫爲御史卽與澗同得罪閩中學者率以蔡清爲宗至明衡獨受業於王守仁閩中有王氏學自明衡始陳逅字良會常熟人正德六年進士除福清知縣入爲御史以救兩人謫合浦主簿累官河南副使帝幸承天坐供具不辦下獄爲民林應驄亦莆田人明衡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嘉靖初尚書孫交覈各官莊田帝以其數稍參差有旨詰狀應驄言部疏臣司檢視卽有誤當罪臣尚書總領部事安能徧閱今旬日間戶工二部尚書相繼令對狀非尊賢優老之意疏入奪俸以救澗等謫徐聞縣丞代其長朝覲疏陳時事多議

行

楊言字惟仁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行人嘉靖四年擢禮科給事中閱數日卽上言邇者仁壽宮災論羣臣修省臣以爲責在公卿而不在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聖躬朝廷設六科所以舉正欺蔽也今吏科失職致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大臣蔣冕林俊輩去矣小臣王相張漢卿輩皆得禍矣而張璉桂萼始由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威勢以賊良善戶科失職致陛下儉德不聞而張崙輩請索無厭崔和輩敢亂舊章禮科失職致陛下享祀未格於神而廟社無帡幪之庇兵科失職致陛下

綱紀廢弛而錦衣多冒濫之官山海攘抽分之利匠役增收而不禁奏帶踰額而不裁刑科失職致陛下用罰不中元惡如藍華輩得寬籍沒之法諍臣如郭楠輩反施桎械之刑工科失職致陛下興作不常局官陸宣輩支俸踰於常制內監陳林輩抽解及於蕪湖凡此皆時弊之急且大而足以拂天意者願陛下勤修庶政而罷臣等以警有位庶可以格天心弭災變帝以浮謗責之奸人何淵請建世室言與廷臣爭不聽言復抗章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爲藩王小宗也臣也以臣竝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竝大宗干天下正統

獻帝雖有盛德非若周文武創王業也欲襲世室名姓
矣如以獻帝爲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以獻帝爲禰而
宗之是後無孝武二帝陛下前旣罪醫士劉惠之言今
乃納淵之說前旣俞禮卿席書之議今乃拂書之言臣
不知其何謂也楊一清召入內閣言請留之三邊特旨
拜張璉兵部侍郎言以璉貪佞險躁且新進未更國家
事請罷璉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匪人同官解一貫等
亦諫皆不納有投匿名書御道者言請卽燒之報可六
年錦衣百戶王邦奇借哈密事請誅楊廷和彭澤等下
部議未覆而邦奇復誣大學士費宏石瑤陰庇廷和詞

連廷和子主事惇等將興大獄言抗疏曰先帝晏駕江
彬手握邊軍四萬圖爲不軌廷和密謀行誅俄頃事定
迎立聖主此社稷之勲也縱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
旣以奸人言罷其官戍其長子矣乃又聽邦奇之誣而
盡逮其鄉里親戚誣爲蜀黨何意聖明之朝忽有此事
至宏瑤乃天子師保之官百僚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
文飾奸言詬辱大臣熒惑聖聽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
臣竊爲國家大體惜也書奏帝震怒并收繫言親鞫於
午門羣臣悉集言備極五毒折其一指卒無撓詞旣罷
下五府九卿議鎮遠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虛妄

帝責仕隆等徇情然獄亦因是解謫言宿州判官御史程啟充請還言舊任不聽稍遷溧陽知縣歷南京吏部郎中坐事再謫知彝陵累官湖廣參議言爲吏多著聲績溧陽彝陵皆祠祀之

劉安字汝勉慈谿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改河南道御史入臺甫一月上疏曰人君貴明不貴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爲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於明察夫治可以緩圖不可以急取可以休養致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於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

失令出而復返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爲陛下建長久之策以圖平治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臣習尚如此則外而撫按守令之官風從響應上以苛察繩下以苛察應恐民窮爲起盜之源食寡無強兵之理今明天子綜核於上百執事振刷於下叢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望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畧繁文而先急務簡細故而弘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爲喜怒不以一言之順逆爲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官則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和之治不難見矣

帝閱疏大怒逮赴錦衣衛拷訊兵科給事中胡堯時救之并逮治獄具謫堯時攸縣主簿安餘千典史築決堤數十丈人稱劉公堤再遷長沙同知擢鳳陽知府治行卓異賜正三品服以憂歸卒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性至孝正德十二年成進士卽以侍養歸師王守仁於贛州歸語兄助教俊俊大喜率羣子姪宗鎧等往學焉自是王氏學盛行於嶺南世宗立侃授行人母訃隕絕五日始食粥嘉靖七年起故官聞守仁卒偕歐陽德輩爲位朝夕哭時方議文廟祀典侃請祀陸九淵陳獻章九淵得報允已進司正十年秋疏

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
行祭饗列聖相承莫之或改至正德初逆瑾懷貳始令
就封乞稽舊典擇親藩賢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導以
待他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計帝方祈嗣諱言之震怒
立下獄廷鞫究交通主使者南海彭澤爲吏部郎無行
因議禮附張孚敬遂與爲腹心後京察被黜孚敬奏留
之復引爲論德至太常卿侃以疏草示澤澤與侃及少
詹事夏言同年生而言是時數忤孚敬澤默計儲副事
觸帝諱必興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給侃藁示孚敬因
報侃曰張公甚稱善此國家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爲期

趣之上孚敬乃先錄侃藁以進謂出於言請勿先發以
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頻趣之乃上拷掠備至侃獨
自承累日獄不具澤挑使引言侃瞋目曰疏我自具趣
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言何豫給事中孫應
奎曹汴揖孚敬避孚敬怒應奎等疏聞詔竝下言應奎
汴詔獄命郭勛翟鑿及司禮中官會廷臣再鞫具得其
實帝乃釋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伎罔令致
仕侃爲民澤戍大同澤在朝專爲邪媚及敗天下快之
侃至潞河遇聖壽節焚香叩祝甚謹或報參政項喬曰
小舟中有民服而祝聖者喬曰必薛中離也跡之果然

中離者侃自號也歸家益力學從游者百餘人隆慶初復官贈御史俊子宗鎧自有傳侃歸數月御史喻希禮石金皆以言皇嗣得罪希禮言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降臣以爲招和致祥不盡於此往者大赦今歲免刑臣民盡沾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邊徼乞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則和氣薰蒸前星自耀帝大怒曰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耶所司參議以聞議未上金亦言陛下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若中涵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咨謀其弗協於中者付諸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

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本充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繼靖巨寇乃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困鬱旣久物故已多望錄守仁功寬諸臣罪則太和之氣塞宇宙間矣帝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卽古奸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并察奏尚書夏言等言二人無他腸帝益怒下二人詔獄而責言等陳狀伏罪乃宥之二人竟謫戍邊衛久之赦還卒隆慶初俱贈光祿少卿喻希禮麻城人石金黃梅人巡按廣西與姚鏌不協後與守仁共撫盧蘇王受還臺值張桂用事御史儲良才輩爭附之金獨侃侃不阿

以是有名

楊名字實卿遂寧人童子時督學王廷相奇其語補弟子員嘉靖七年鄉試第一明年以第三人及第授編修聞大母喪請急歸還朝爲展書官十一年十月彗星見名應詔上書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切直帝銜之而答旨稱其納忠令無隱名乃復言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鉉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譎太常卿陳道瀛金贊仁粗鄙酣淫數人者羣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聖心之偏於喜也諸臣建言觸忤者心實可原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爲請卽荷嘉

納而吏部不爲題覆臣所謂虛文塞責者豈盡無哉夫此得罪諸臣羣情以爲當宥而陛下不終宥是聖心之偏於怒也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嘗令設醮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凡此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帝震怒卽執下詔獄拷訊鉉疏辨謂名乃楊廷和鄉人頃張孚敬去位廷和黨輒思報復故攻及臣臣爲上簡用誠欲一振舉朝廷之法而議者輒病臣操切且內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窮

詰主使名數瀕於死無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程文德乃并文德下獄侍郎黃宗明候補判官黃直救之先後皆下獄法司再擬名罪皆不當上指特詔謫名戍編伍瞿塘衛明年釋還屢薦終不復召家居二十餘年奉親孝親歿與弟台廬於墓免喪疾作卒黃直字以方金谿人受業於王守仁嘉靖二年會試主司發策極詆守仁之學直與同門歐陽德不阿主司意編修馬汝驥奇之兩人遂中式直既成進士卽疏陳隆聖治保聖躬敦聖孝明聖鑒勤聖學務聖道六事除漳州推官以漳俗尚鬼盡廢境內淫祠易其材以葺橋梁公廨御史誣

以罪送吏部降用行至中途疏請早定儲貳帝怒遣緹騎逮問無何得釋貶沔陽判官嘗署崇陽縣事有惠政外艱歸三年不御酒肉服闋赴部適名宗明下獄直抗疏言九經之首曰修身其中曰敬大臣體羣臣今楊名以直言寘詔獄非所以體羣臣黃宗明以論救與同罪非所以敬大臣二者未盡天下後世疑陛下修身之道亦有所未盡矣帝大怒并下詔獄拷掠命發極邊編戍雷州衛赦還貧甚妻紡織以給朝夕直讀書談道自如久之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郭弘化字子弼安福人嘉靖二年進士除江陵知縣徵

授御史十一年冬彗星見弘化言按天文志井居東方其宿爲木今者彗出於井則土木繁興所致也臣聞四川湖廣貴州江西浙江山西及真定諸府之採木者勞苦萬狀應天蘇松常鎮五府方有造輶之役民間耗費不貲窰戶逃亡過半而廣東以採珠之故激民爲盜至攻劫會城皆足戾天和千星變請悉停罷則彗滅而前星耀矣戶部尚書許讚等請聽弘化言帝怒曰採珠故事也朕未有嗣以是故耶責讚等附和黜弘化爲民久之言官會薦報寢卒於家穆宗立贈光祿少卿

劉世龍字元卿慈谿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太倉知州

改國子助教遷南京兵部主事嘉靖十三年南京太廟災世龍應詔陳三事一杜諂諛以正風俗天下風俗之不正由於人心之壞人心之壞患得患失使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尚變詐相高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彼倡此和靡然成風惟陛下赫然矯正勿以詭隨阿比者爲賢勿以正直骨鯁者爲不肖勿以私好有所賞勿以私惡有所罰虛心以防邪佞謙受以來忠讜更較大小臣工協恭圖治無權勢相軋朋黨相傾則風俗正矣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爲盛所言或傷於激切而放

逐既久悔悟日深當宥其既往以次錄用死者則恤之仍令大小臣工直言時政以作忠義之氣三慎舉動以存大體立國者在敬大臣不遺故舊蓋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然去之忽然召之甚至嬰三木被箠楚何以勵臣節哉臣愚以爲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以禮使退如素行無缺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之陛下固付之無心而天下有以窺陛下也至如張延齡憑寵爲非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顧區區腐鼠何足深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

肉於情忍乎恐陛下孝養兩宮亦不能不爲一動心也頃創造神御閣啟祥宮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爲南京太廟方被災工役之急當無過此今興作頻年四方凋敝正時絀舉贏之會亦宜量酌緩急而爲之以漸此皆應天以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謂世龍訕上庇逆械繫至京下詔獄拷掠獄具復廷杖八十斥爲民張延齡者昭聖太后弟也帝必欲殺之故世龍重得罪後二年又以大猾劉東山許告盡斥諸刑曹郎羅虞臣徐申等猶以延齡故也世龍家居五十年自養親一肉外蔬食終身卒之日族人爲治衣冠葬之徐申字周翰崑山人

嘉靖初由鄉舉除蘄水知縣改知上饒徵授刑部主事
延齡之繫獄也申奏記尚書聶賢唐龍言太后春秋高
延齡旦暮戮何以慰太后心宜援議貴議親例請於帝
賢等深然之獄久不決始延齡下獄提牢主事沈椿不
令入獄置別所繼者益寬假之脫梏桎通家人出入會
大猾劉東山亦繫獄上告延齡有不軌謀憾前主事羅
虞臣笞己因訐及椿等帝震怒命執先後提牢主事三
十七人付詔獄榜掠申與焉獄具當輸贖還職帝命杖
之廷盡謫外任而斥虞臣爲民虞臣廣東順德人歷吏
部主事好剛疾惡旣歸結廬山中讀書纂述年僅三十

五卒申旣謫官不赴歸與同里魏校方鳳輩優游歎咏
爲樂久之卒曾孫應聘字伯衡少有才名萬曆十一年
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一年京察中蜚語當謫拂
衣歸座主沈一貫當國數招之不出家居十餘年始起
行人司副遷尚寶司丞再遷太僕少卿卒官

張選字舜舉黃正色字士尚皆無錫人同登嘉靖八年
進士正色除仁和知縣選知蕭山縣又隣境也選治蕭
山有聲十二年冬先入爲戶科給事中明年四月時享
太廟遣武定侯郭勛代選上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歆非類孟春廟享遣

官暫攝中外臣心知非得已茲孟夏祫享倘更不親行則迹涉怠玩如或聖體初復未任趨踰宜明詔禮官先期告廟陛下亦宜靜處齋宮以通神貺帝閱疏大怒下之禮部尚書夏言等言代祭之文載之周官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疾當慎無異於祭選言非是但小臣無知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等黨比命執選闕下杖八十帝出御文華殿聽之每一人行杖畢輒以數報杖折者三曳出已死帝怒猶未釋是夕不入大內遶殿走製祭祀記一篇一夕鉸成明旦分賜百官而選出家人投良劑得甦帝竟削選籍選居職甫三月遽以言得罪名震

海內正色是時方憂居已補香山旋改南海座主霍韜宗人橫甚正色繩以法韜顧以爲賢豪強屏跡縣中大理十七年召爲南京御史劾兵部尚書張瓚奸貪事甚有跡而中有歷官藩臬無一善狀語瓚言己未任藩臬帝以誣劾奪俸兩月明年章聖太后梓宮南葬命正色護視事竣劾中官鮑忠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溫仁和所過納饋遺帝召詰忠等皆叩頭祈哀因譖正色擅於梓宮前乘馬執扇及江行涉險又不隨舟督護大不敬帝遂發怒立捕下詔獄榜掠遣戍遼東正色與選初同志相友善至是先後以直節顯正色居戍所三十年

其顛躓窮困視選尤甚穆宗初起選通政參議以年老予致仕召正色爲大理丞進少卿尋遷南京太僕卿亦引年致仕選先卒正色後數年卒

包節字元達先世嘉興人其父始遷華亭節祖鼎池州知府爲治清簡早歲乞休爲鄉邑所重節生五歲而孤母躬教育之登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入爲御史劾兵部尚書張瓚貪穢出按雲南時仕者以荒徼憚不欲往因設告就遠方之法節言此曹志甘投荒非年迫衰遲則家貧急祿志在爲己豈在恤民滇中長吏所以多不得人也請自今以附近選人充之而州縣佐貳

始用此曹庶吏治可舉吏部請以節言概行於雲貴兩
廣制可以疾歸起故官再按湖廣顯陵守備中官廖斌
擅威福節欲繩之語先洩斌俟節謁陵時故獻膳羞遽
使撤去詭稱節麾出之鍾祥民王憲告斌黨庇奸豪周
章等節捕章斃之杖下斌益怒遂奏節不以正旦謁陵
次日始謁時當進膳不旁立褻慢大不敬奏已入節始
奏斌前事帝大怒以節抵罪逮詣詔獄榜掠永成莊浪
衛莊浪極邊敗屋頽垣節處之甚安獨念其母自傷不
克終養日飲泣母訃至晝夜哭已又聞弟孝卒撫膺曰
誰代吾奉祀者哭益悲病死遺言以衰經殮孝字元愛

後節三年成進士由中書舍人爲南京御史疏論禮部尚書溫仁和主辛丑會試有奸弊且劾庶子童承敘贊善郜希顏編修袁煒帝皆不問未幾又劾巡撫孫檉吳瀚瀚罷去孝兄弟分居南北臺竝著風采又皆有至情節官北不得養母孝遂以侍養歸母亡哀毀骨立未終喪卒節亦繼殞時竝稱其孝

謝廷蒞字子佩富順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新喻知縣徵授吏科給事中御史胡鰲言京師優倡雜處請敕五城諸非隸教坊兩院者斥去之都御史王廷相等議可帝惡鰲言褻謫鹽城丞奪廷相等俸廷蒞救之被詔切

責雷震謹身殿疏陳修省數事語直帝摘疏中訛字停其俸十八年偕同官曾烜李逢周玠諫帝南巡忤旨已給事中戴嘉猷馳疏請回鑾而車駕已發帝大怒甫還卽執嘉猷并廷蒞等下詔獄謫廷蒞雲南典史屢遷浙江僉事以侍養歸遂不出隆慶元年起故官山西俄擢河南右參議皆不拜吏部高其行請得以新秩歸老許之萬曆改元四川巡撫曾省吾奏言廷蒞隱居三十年家徒四壁樂道著書宜特加京秩風勵士林詔卽加進太僕少卿又數年卒

王與齡字受甫寧鄉人嘉靖八年進士授蘇州推官入

爲戶部主事調吏部進員外郎二十一年遷文選郎中
澄清銓敘所推薦皆廉靜老成大學士翟鑾爲禮部主
事張惟一求吏部嚴嵩爲監生錢可教求東陽知縣俱
書抵與齡與齡偕員外郎吳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白
之尚書許讚具疏以聞言平時請屬甚多臣等違抗積
罪如山非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於中羣鷹犬和於外
臣等不爲前選郎王嘉賓之斥得爲近日御史謝瑜之
罷幸矣疏入鑾言惟一資望應遷嵩抵無致書事請逮
可教訊治因言聖明日覽奏章革弊釐奸悉宸斷而讚
等妄意臣輩爲之借以修怨然讚柔良第受制所屬耳

帝方信嵩又見疏中引嘉賓瑜事遂發怒切責讚除與
齡名伯亨等俱調外給事中周怡論之廷杖繫獄御史
徐宗魯等亦以爲言皆奪俸自是諸司以與齡爲戒無
復敢與嵩抗與齡旣罷錦衣遣使偵其裝襍被外無長
物稱歎而去里居角巾躬稼圃翛然自得郡人爲作平
陽四賢詩美之四賢者尚書韓文陶琰張潤及與齡也
越二十餘年卒周鈇字汝威榆次人嘉靖五年進士授
行人擢御史巡按陝西被俘民自塞外逃歸者邊將殺
以冒功鈇請下詔嚴禁有報降五人以上者賞之詔可
再按山東特改右春坊清紀郎兼翰林院侍書俺答將

入寇總督侍郎翟鵬以聞鈇以中樞無籌策請早爲計
帝以爲浮詞亂政責降廬州府知事旋改國子監丞擢
吏部文選主事坐與齡發嵩等私屬事貶河間通判己
而吏部擬擢南京吏部主事嵩言鈇調官甫四月不得
驟遷帝怒詰責尚書許讚等令錄左降官遷擢者姓名
讚引罪并列陳叔頤等十六人以聞詔奪讚等俸鐫文
選郎鄭曉三級鈇叔頤等褫職爲民廷臣論薦鈇以嵩
在位不復召穆宗初贈光祿少卿

楊思忠字孝夫平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歷禮科給事
中二十九年孝烈皇后大祥欲預祧仁宗祔后太廟下

廷議尚書徐階以爲非禮思忠力贊階議餘人莫敢言
帝使人覘知狀及議上嚴旨譙責命階與思忠更定二
人復據禮對帝益怒竟祧仁宗階故得帝眷獨銜思忠
每當遷輒報罷逾三年正旦日食陰雲不見六科合疏
賀帝摘疏中語詰爲不成文曰思忠懷欺不臣久矣杖
百斤爲民餘皆奪俸隆慶元年起掌吏科三遷右僉都
御史巡撫陝西五年改南京戶部右侍郎致仕卒世宗
晚年進言者多得重譴二十九年俺答薄都城通政使
樊深陳禦寇七事中言仇鸞養寇要功帝方眷鸞立斥
爲民四十二年正月御史凌儒請重貪墨之罰革虛冒

之兵搜遺佚之士因薦羅洪先陸樹聲吳嶽吳悌帝惡其市恩杖六十除名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時舉劾刑部尚書黃光昇言內官季永以訴事犯乘輿本無死比乃擬真犯奸人王相私闈良民者三本無生法乃擬矜疑宜勒令致仕帝怒命編氓口外踰月御史方新上言黃河與北狄之患自古有之乃今豐沛間陸地爲渠而興都有陵寢之憂鳳陽有冰雹之厄河南有饑饉之災堯之涿水不烈於此矣諸邊將惰卒驕寇至輒異懷觀望而寧武有軍士之變南贛有土兵之叛徽州諸府有礦徒竊發之虞舜之三苗不棘於此矣夫涿水三苗不

足爲累者以堯舜兢業於上而禹臯諸臣分憂於下也
今司論納者日獻禎祥而疆場之臣惟冒首功隱喪敗
爲國分憂者誰也斥罰之法今不得不嚴而陛下亦宜
隨事自責痛加修省然後災變可息而外患可弭也疏
入斥爲民深大同人儒泰州人時舉順天通州人新青
陽人穆宗嗣位竝復官深尋遷刑部右侍郎齊康之劾
徐階也深劾康并詆高拱時登極詔書赦死罪以下囚
而流徒已至配者所司拘律令不遣深言殊死猶赦而
此反不及非所以廣皇仁詔從其議旋進左侍郎罷歸
儒旣復御史益發舒亦以康事率同列劾拱拱罷又劾

去大學士郭朴頃之劾罷撫治鄖陽都御史劉秉仁又以永平失事劾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總兵官李世忠罪隨卿世忠被逮燾貶官隆慶二年儒再遷右僉都御史理山西屯鹽吏部追論其知永豐時貪墨遂落職閒住時舉復官後巡按貴州聞給事中石星廷杖且帝方廣市珠寶馳疏救星極陳奢靡之害已請陳后還中宮章竝報聞萬曆初都給事中維遵御史景嵩韓必顯論譚綸被謫時舉抗章救之歷大理左少卿新終湖廣參議

贊曰賈山有言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然切直之言明主之所亟欲聞忠臣之所蒙死而竭知也鄧繼曾諸人箴主闕指時弊言切直矣而杖斥隨之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旨哉有旨哉

明史卷二百七終